5

V
K245
L6214h

李文饒文集卷十五

會昌一品制集

吳興韓　敬求仲甫評點

同郡茅兆河巨源甫詮定

論用兵三

譯語人狀

請更發兵山外邀截回鶻狀

殄滅回鶻事宜狀

李靖傳事狀

討襲回鶻事宜狀

昭義三軍請劉稹勾當軍務事狀
李彥佐龔城駐軍事狀
請賜澤潞四面節度使詔狀
幽州鎮魏使狀
請賜引敬詔狀
請發陳許軍馬狀
論彥佐劉沔下諸道客軍狀
論陳許兵馬狀
論河陽事宜狀

奉宣王宰直核磁州商量奏狀
請賜仲武詔
請授王宰兼行營諸軍攻討使
石雄請添兵狀
請問薄重榮賊事宜狀
請問生口取賊計策狀
請諸道進軍狀
論劉稹送誠款與李石狀
論譯語人狀

體國至此

右緣石佛慶等、皆是回鶻種類、必與本國有情、紇扢斯專使到京後、恐語有不便於回鶻者、不爲譯、兼潛將言語輙報在京回鶻、望賜劉沔忠順詔、各擇解譯蕃語人、不是與回鶻親族者、令乘遞赴京、冀得互相參驗、免有欺蔽未審會昌二年正月十日

請更發兵山外邀截回鶻狀

右緣回鶻既已討除、須令殄滅、今可汗窮蹙、正可梟擒、忽萬一透入黑車子部落、必恐延引歲月、勞師費財、望速詔忠順令進軍於山外黑車子去路邀截、恐振武軍馬數少、其李思忠下沙陀五百騎、易定軍馬一千騎、便令何清朝押領同去、如至陰山北蕃知回鶻猶在舊處、便令從北進軍取背、則前後受敵、必無所逃、未審會昌三年正月二十五日

殄滅回鶻事宜狀

右臣等商量回鶻衰殘、取之在速、一切須令三月已前事了、陛下若欲早見功効、須激勸人心、自古用兵、皆懸賞格、以此誓衆、人必輕生、今因景度等往幽州太原振武望三道、各賜敕書、如兵馬使已

今賞格萬戶矣亦無入信也

下大將取得可汗、便授金吾小將軍、及大郡刺史、賞錢一萬貫、如取得宰相便授兼御史大夫、賞錢五千貫、若是小將軍長行取得、自身授兼御史中丞、賞並准此、今可汗與宰相、只有四人、直依此酬賞、只用二萬五千貫文、比一月供軍所費五分之一。如此即得義知勸黠虜無逃、伏望出自宸衷、早賜明敕處分、未審會昌二年正月三十日

李靖傳事狀

貞觀三年、突厥諸部、離叛朝廷、將圖進取、以靖爲定州道行軍總管、率驍騎三千自馬邑出其不意、直趨惡陽嶺以逼之、頡利可汗不虞於靖、見官軍掩至、於是大懼、四年靖進擊定襄破之、可汗僅以身遁、頡利可汗退保鐵山、遣使入朝謝罪、請本國內附、又以靖爲定襄道行軍總管、往迎頡利、頡利雖外請朝謁、而潛懷猶豫、其年二月太宗遣鴻臚唐儉將軍安修仁慰之、靖揣知其意、謂副將公謹曰、詔使到彼、虜必自寬、遂選精騎一萬齎二十日糧、引兵自別道襲之、公謹曰、詔許其降、行人在彼、

未宜討擊、靖曰、此兵機也時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也、如唐儉輩、何足可惜、督軍疾進、司師進陰山、遇其斥候千餘帳、皆俘以隨軍、頡利見使者大悅、不虞官兵至、靖兵將逼牙帳十五里、虜始覺、頡利畏威先走、部衆因而潰散、靖斬萬餘級、頡利乘千里馬、將走投吐谷渾、西道行軍總管張寶相擒之以獻

討襲回鶻事宜狀

右臣等伏見李靖再破頡利可汗、方始擒得、望付翰林錄李靖傳、詔示劉沔曉諭云、比者未取却公主、與回鶻接戰、朝廷力稍不及、舍之即易、今既取却公主、又與回鶻接戰、即須翦除令盡、不得遺生後患、兼令揀退渾沙陀共三千騎、從排比、兼曬取三千人、十日乾粮、及乾蒸餅、聞塞上五百錢、買得一頭牛、亦令約人數曬取牛肉乾脯、且如此排比待景度幽州使回、令劉沔專差信實軍將至景度數探問事情、如仲武便肯出軍討襲、即須且讓仲武、不得爭功、如仲武不　詞言悠慢、未有去思、即

須及塞草未青、虜馬羸弱、便令蕃軍掩襲、必見成功、其李靖傳事、謹連奏上、伏希聖明採納會昌二年五月五日

論昭義三軍請劉稹勾當軍務狀

右伏以元和中李師道自擅一方、久爲桀逆、及王師壓境、天網四陳、劉悟頗識轉禍之機、乃有納忠之効、朝廷奬其歸命、寵遇渝渥、待以信臣、委之雄鎮、從諫因父殁、自揔兵權、屬寶歷中、政務因循、事歸苟且、與其符節、以紊國章、然猶恭守詔條、咨諏善道、亦修覲禮、一至闕庭、驟陟台階、實非公議、爰自近歲、頗聚甲兵、招致亡命之徒、遂成逋逃之藪、怵於邪說、自謂雄豪、及寢疾彌留、罔思臣節、又令紀綱舊校、誘動軍情、樹置騃童、再圖兵柄、陛下以澤潞玄宗歷試舊地、有上黨故風俗和平、人心忠義、艱難以後、多用儒臣、又以劉悟功著先朝、欲全其宗族、特令供奉官薛士幹宣諭、示以聖情、而將校繼有表章、未從明命、臣等伏思劉悟以師道之逆、親自梟夷、誠合示一軍大順之源、置子孫於無

過之地而乃繼師道覆車之軌襲怙亂之風此而可容孰不可忍固須廣詢庭議以盡羣情臣等商量望令兩省御史臺并文官四品以上武官三品以上於尚書省集議奏未審會昌三年五月二日

李彥佐翼城駐軍事宜狀

右彥佐即至翼城計賊中軍人百姓必有歸降來者彥佐務推恩信必盡綏懷臣等深慮賊中潛奸人許爲降附人數漸廣必有異謀臣等商量望付翰林詔示彥佐如有百姓歸降量事優卹各令復業如軍歸降者亦須各有優賞便令將朝廷意旨轉相招誘逐旋疎理處置不得留在翼城如軍人已歸降者不許却入賊中即望於界上別立一營令屯集委彥佐揀幹事車將別將三五百人主領仍不與器械並不得令在晉絳界內屯集未審會昌三年六月五日

請賜澤潞四面節度使

右臣伏見後漢秦豐叛光武令朱祐盡力攻之至窮困豐乃將其母子九人降祐光武不舍其罪至

洛陽斬之、大司馬吳漢劾奏祐違詔受降、失將帥之任、伏以兵未交鋒、便能歸順、須存大信、猶可曲全、今劉稹告諭不悛、加兵自備、逆命之罪、天地不容、若至窮蹙歸降、並不得受臣等謹錄漢朝故事如前、望付翰林錄示元逵彥佐劉沔茂元弘敬及義逸行周等、詔令准此處分、未審 會昌三年六月十九日

幽州鎮魏使

右緣秋氣已至、將議進兵、幽州須早取可汗。鎮魏須速平劉稹。各要遣使諭旨、兼潛探三鎮軍情、今日延英、面奉聖旨、欲令張賈充使、臣等續商量、張賈幹濟有才、甚諳軍中事體、然性稍負氣、不安恬恐、不如且輟李回充使、如以綱臺不可暫闕、即兵部侍郎鄭涯久充戎鎮判官、性甚精敏、雖無詞辨言、亦分明、官重事閑、最相宜稱、未審 會昌三年七月十一日

請賜弘敬詔

又緣令王宰自領陳許兵直抵邢州、要詔示元逵弘敬、諭以河陽太原、皆隔山險、進軍未得、緣卿等已東面進軍、賊中惶懼、近日頻入晉絳、焚燒村舍、

今日團營亦有可用者否

地邇關輔深要防虞恐昭義知西面進軍稍難偷安旬月今令王宰自領全師直抵磁州以分賊勢望付翰林約此意撰詔未審會昌三年八月十一日

論彥佐劉沔下諸道客軍狀

右訪聞諸道客軍皆自有都頭常相顧望不肯効命請依河朔軍法委彥佐劉沔每三二千人分爲一團如有應急使用處便點一團令去一切成敗責在都頭如此則人必齊心將皆懼法臨機赴敵不敢因循如蒙允許望付翰林各賜詔處分未審

會昌三年八月十五日

論陳許兵馬狀

右緣魏博討賊遷延頗招物議昨令陳許兵馬直抵磁州此是制敵深謀攻心上策徐廼文到京之後方知陳許發兵便云弘敬全軍自取磁州則是畏懼陳許須待弘敬出軍表到方得委知若便遣王宰罷行亦是姑息太過只緣河陽山險攻討艱難王宰頓軍虛費饋運望密詔示王宰但令從容排比未要速便道途賊中聞此軍聲必合破膽魏

博若全師自出續止陳許不遲如蒙允許望付翰林約此意賜詔處分未審會昌三年八月二十日

論河陽事宜狀

右緣河陽奏事官高從真到稱十八日陳後遍山遍谷盡是賊軍茂元兵力寡少頗似危急若賊勢更甚便要退守懷州非惟損挫威聲必恐驚動東洛皆由魏博未有陳戰陳彥佐又隔深山所以併力南攻不得不慮自元和以來賊中用衆皆取軍寡弱處即併兵用力一處不敵後即移向他處計王宰排比已有次第倘遣全軍便發救援河陽不止捍蔽洛京足以臨制魏博如恐全軍費損饋運計王宰必見先鋒望今日降中使賜詔令宜發先鋒五千人便赴河陽所冀免落奸計事幾至切不可更遲如蒙允許望賜茂元王宰行敏詔處分會昌三年八月二十四日

第二狀

右訪聞河陽兵力已竭弓矢皆盡地邇東洛實係安危向外人情無不憂恐切望詔王宰發先鋒五

千人後須自領全軍繼進仍望今日內發使賜詔處分河陽所貯諸道進助軍器械並望且搬賜茂元猶恐器械數少兼望內賜甲一千副弓三千張并弦箭三萬隻所刀二千口兼聞河陽軍用罄竭賞給不充自出軍以來並未有恩賜望賜絹三萬匹且以河陰見在物委度支差脚速搬送未審會昌

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奉宣王宰欲令直抵磁州得否宜商量奏來者

右臣等商量昨者緣魏博久未進軍兼涉物議所以請王宰全軍直抵磁州以分賊勢所冀昭義破膽弘敬不敢逗留今既收平息殺傷不少便許弘敬自當一面必見成功然河朔軍情常須以威臨制弘敬一心雖至忠順終慮將校異端況中外人心皆憂河陽寡弱王宰已排北兵又頒恩賜且令全軍赴河陽兼得進制魏博兩面事勢皆得機宜未審會昌三年九月一日

請賜仲武詔

右臣等見李回說仲武似疑劉稹未有罪狀、及見李回說從諫積惡僭侈、便忠憤感激、告若罪狀、如此朝廷、固合誅夷、臣等商量因處分邊事、望賜仲武書諭以深意、要云從諫入覲之初、茂元縱得痊復、且要留鎮河陽、行營諸軍、須便有所委、茂元疾雖加重、朝廷亦免他虞、前月二十九日延英面奉聖旨、亦以兩道節度、同在一處、非便、臣等商量望授王宰兼行營諸軍攻討使、如蒙允許、望加劉沔張仲武招撫使、例降黃敕處分、未審 會昌三年九月四日

論石雄請添兵狀

右訪聞冀氏去潞州最近、纔二百里已下、於此進兵最當要害、翼城亦是大路、須備賊奔衝、石雄雖兵數已多、終是分張處廣、須初允所請、方可責其成功、今緣西備蕃戎、邊鎮不可抽減、向東抽發、又不及幾、訪聞奏事軍將張弘慶云、陳許徐泗兵初到行營、軍外子弟有一萬人已上、緣未有戰陣、聞不得已、稍却歸本道、今猶有少壯堪充戰卒、五六千人、皆是父子兄弟、人心齊一、臨時使用、絕勝

諸軍冀氏去賊最近石雄又至驍勇假其兵力事必速成陛下方集大勲不可更惜小費臣等商量望賜石雄義逸詔令與陳許徐泗軍外子弟各召二千人並須揀少壯有武藝堪入戰陣者充仍望約陳許長行制與鄭注交結因緣貨賄濫授鈞衡及歸鎮後又與李訓結託所謀狂險中外具悉目訓注夷滅心不自安頗恃甲兵轉懷悖慢先朝外雖優寵中實懷疑及從諫疾病之時曾無誠款昨遣中使臨問兼借名醫矯託異端竟不相見便樹置劉稹令將校繼獻章表不待朝旨便令繼襲以澤潞一鎮有啓聖舊宮艱難已來多用文吏如抱眞首創軍幕於國兼有大功身歿之後其子皆赴京闕此謂劉稹愚騃迫於軍情望其愛惜家門稍能悛悔頻敢馳突晉絳侵軼河陽近李丕投降及魏博收平恩縣得劉稹牓帖並已進來皆呼官軍爲賊逢着即須痛殺悖逆如此天地不容想卿遠聞因當奮激卿宜速諭諸蕃部落同滅可汗卿但北邊立功劉稹必當自潰策勲命賞以卿一道爲

先卿深體此懷兼示將校如蒙允許望付翰林約此意撰詔未審會昌三年九月二日

請授王宰兼行營諸軍攻討使狀

右緣王茂元雖是將家久習吏事深入攻討非其所長訪聞東畿自聞狂寇侵軼尚未安定茂度支權給衣粮徐泗緣有醬菜望以兩處兵馬皆在行營事體須同不可獨給如蒙允許望速賜詔示未審會昌三年九月二十四日

請問薄仲榮賊中事宜狀

右臣等昨於延英奏請降中使問薄仲榮生口四十人內幾人是赤頭郎聖意以元逵之故不欲更問臣等商量緣薄仲榮是賊之心腹必盡知謀計終要遣使出城勘問賊中兵馬多少諸界布置防備何處今欲入兵何處最當要害兼問賊中人情還思歸順否直對鎮州押衙軍將仔細勘問不要回避必得事情因此不妨便知生口赤頭郎數元逵知勘赤頭郎賊中事宜必不疑慮因此兼勘河陽魏博生口以此參驗必知未審會昌三年十月六日

請問生口取賊計策狀

右伏以殘寇未平、須廣求良計、臣等苟有所見、則合上聞、遠則韓信、近則李靖、皆臨刑免死、後立殊勛、忽有其人亦不可料、望令勘事中使宣問、如有奇計秘能、必取劉稹、或可以反間、令自相梟戮、及能設計、取彼州縣兼招得都頭者、並仰速具事由、聞奏如計畫明切便堪施行、即貸其死命、令於諸軍敕命、不妨有可採錄、或助戎功、可否之間、在於宸斷、會昌三年十月十日

請諸道進軍狀

右緣王宰兵已深入、須取澤州、又恐賊於萬善向東衝突、須更尅期齊進、正月六日並是良日、一日雖是歲首、亦合軍機、緣軍在行營歲日與常日無異、賊中有州縣村閭、隨分必須作歲、乘其無備、必易成功、其兩日伏在聖明裁定、戎事尚密、所降中使望計行程、令取事前兩日到行營、即待、又恐賊中困蹙、即自有變、望密詔王宰石雄義忠等聞彼有變、便須星夜進、兼先差專使與彼大將書、具云

便是雪故智

取蔡

初經變革須得王師應接以安人心兵馬並不入潞州只在三數十里內下營並不驚擾村閭即當秋毫不犯直須待立功軍出潞州新節度使入後處置大段公事了方得抽軍其元逵弘敬緣隔山東又恐漏洩此意並望不賜詔示如蒙允許望付翰林各賜詔處分會昌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論劉稹送款與李石狀

右臣等得李石狀報劉稹潛有款誠伏以王師壓境已是六月賊境累經侵軼頗肆猖狂今事勢困窮人心思變因此請命冀逭靈誅望詔李石具與李恬書不得云已與聞奏但遣將兵屬直界首方敢上聞以此邀之更觀旬月仍望詔元逵弘敬王宰石雄便令齊入切料旬朔之內必有變生今饋運之費計至春末並足如二月以來尚未殄滅然後議納其代款事亦不遲如蒙允許望付翰林各賜詔處分

李文饒文集卷十五 終